

心窗
片羽

散步时,我看到了什么

□青弋

每天晚饭后散步,已经是我一天里必不可少的一项生活仪式。世界如此精彩,与其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地去追问人生有何意义,远不如体验它来得更强烈。

我看到过一位老奶奶,带着两个孙子在中央绿地骑小自行车。大孩子骑着车在前面飞奔,小的只能边学边骑。面对两个精力旺盛的大头孙子,奶奶明显精力不济,她只能一路小跑照顾着小的,大孩子骑车摔倒了,她也不去帮他扶,孩子自己爬起来再扶起自行车。在这样快节奏的大都市,有长辈帮忙带娃已经是幸运儿。这位奶奶虽然很辛苦,但也间接地锻炼了自己的身体,享受天伦之乐,事物往往都有两面性。

与看人比,我更爱看大自然的生灵。当然,这可能与年龄有关,年轻时,爱看人,中年后,爱看自然——比如那只散步的刺猬。

路灯下,刺猬的两只眼睛圆溜溜、黑乎乎的,特别有神,小鼻子小嘴巴,很可爱。它弓着背,顶着满身的刺,正在往草丛里钻。我跟它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:小刺猬先生,你好呀!刺猬开始紧张地缩成一团,后来感觉并没有什么危险,就把脑袋又探出来,然后迅速爬到草丛里去了。过一会儿,能听到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,大约刺猬一家在里面开饭了,吃得还挺香呢。

看到公园小池塘里的各种植物、动物在夜晚的状态。灯光照射下,池边的小雏菊静美地开着,水的世界清澈见底,水草在夜晚绿得不真实。各种颜色的观赏鱼活泼地游来游去,但我发现有几条乌黑的鲫鱼在水中静默着,它们不游也不动,仿佛在思考鱼生。还有一只很大的田螺正沿着池壁缓缓地移动着,过会儿你再去看它,竟也移出了很远的距离。一只小乌龟快速而灵敏地游走了,一只少年青蛙趴在水底动也不动。

有一天,天气很闷,气压也低。我散步时,发现池中所有的鱼都聚集在一起开会,乌泱泱的好大一片,鱼们纷纷把头伸出水面,好像在说,摊上大事了,今天天气怎么啦,我有些喘不过气来……

我还会穿过一片树林,走上木栈桥,深呼吸,吸取草木的精华,走出来时,明显感觉到了身心的舒展。

每天会在相同的地方,遇见一个遛狗的男人,那只狗应该是大白熊,又大又壮,狗的表情似乎一直在笑。狗是会笑的,我同事拍过好几张她家狗的笑脸,可爱至极。想起脱口秀有一个演员说,只有人类才会有中年危机,你见过一只狗在阳台上抽着烟,说自己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吗?

目之所及,我都会觉得造物主实在是太奇妙了,万物生活在有序的自然界里,和谐而美好。

散步回来,心就静了下来,充满喜悦。想起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读了几次都读不下去,但最近却看进去了。喜欢他看瓦尔登湖、看水鸟、看太阳、看花草和昆虫,通过与大自然的万物情感交流后的自省。他发现,“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,我不比一张豆叶、一枝酢浆草,或一只马蝇,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”。

绿菊
王尚

远去的秧事

□毛文文

每到秋收,我就隐隐怀念
早年五月,田野绿,秧苗长
父亲挑秧赤脚带泥走在田埂上
布谷声声,我们在水田
弯腰屈膝栽秧忙
炙热的阳光在等谷粒的孵化
在等锯镰刀暗藏的锋芒

我们是父亲肩上的秧把
父亲的担子重。肩上的老茧厚
阻止了倒伏,压走了秋霜
父亲挑来的秧苗
都已返青分蘖,茁壮的绿
进入扬花抽穗的盛夏

我决定做父亲这样的人
不问世事,不问东西
只问一稻一粟,一粥一饭
只问新酿的糯酒,陈香的米醋
是父亲这粒粗粝的稻米
剥壳后,留下的芬芳

风味稻田

□孙同林

稻田里是有风味的。

在乡下居住,早晨出门散步,每走近稻田,我总会习惯性地看看水稻叶尖上的露珠,那天,我忽然发现稻穗上有了异样,原来稻穗上有了稻花。稻花仿佛是在一夜间盛开的,用“盛开”这个词似乎有点夸大,因为稻子的花朵极小,花柄如同一根白丝线,稻花是白白亮亮的一星一点,它们是那么的不起眼,作为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,如何称得上“盛开”呢。但在我的眼里,它却是花,而且格外的美丽,因为一朵稻花就是一粒稻谷呢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,说的就是稻花的香味,说话间,我恍若就闻到阵阵新米饭的香味了。

因为我的户口一直保留在农村,在我名下至今还有将近一亩地的稻田,只是因我不善耕作,田头地边,空掉一些地方没有种上,故每次收割机手丈量的时候,实实在在的稻田已经不足9分地。地在我的名下,多由别人代种代管,但我却时常以主人的身份来看看,有事没事要绕到稻田边来走走,有时还要拍几张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里,惹得城里朋友们眼热,你在乡下还有一亩三分地呀!

是的,我虽然不怎么下地,但因为工作关系,有机会亲近土地、亲近稻田、亲近水稻,又因为有年少时多年的种植经历,对水稻的种植全过程都了如指掌。

秧苗栽下去一周左右时间为醒棵期,开始活棵返青,至半个月后便开始分蘖,这个时候的稻苗还很矮小,细细嫩嫩的,它们似乎仍应被称作“秧苗”,直到一个月以后,秧苗明显长高,棵子真正“发”开来,随后即进入拔节期,这

个时候才可以唤作“水稻”。当水稻生长到三个月左右,便开始孕穗、破口,农谚说:“见秀四十五天”,意为水稻从开始吐穗45天后即可收获了。

早晨的太阳照在大地上,照得水稻上绿油油的一片,太阳光让每棵水稻都欣然睁开了眼,将腰杆挺得笔直,抖擞起精神,就像准备接受太阳的检阅、接受风的洗礼。走近稻田,发现稻叶顶端的颗颗露珠在阳光下如珍珠一般,晶莹剔透,闪闪发光,露珠让整个稻田都灵动起来。而当我从稻田边走过的时候,阳光将我的身影映在稻禾上,我人影的头部就好像罩上了一层光圈,那光圈随着我的行动而动,我走它也走,我走得快它也走得快,不即不离……我觉得这时候的稻田就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,或者说,我就是稻田的一部分,大自然如此美好,真的奇妙!

每当夜幕降临,月亮升上天空,稻田上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刚栽下去不久的秧苗还很单薄,月光照在水田上,白花花的一片,可以从中看到“天光云影”。但千万不要以为月光下的稻田就是“静谧安详”的,其实,月光下的稻田非常热闹,月光下,稻田里“歌声”不断,正如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句所言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群蛙在稻田里齐声喧嚷,争说丰年。这“蛙声”不是一两声,也不是三五声,而是“一片”,遍布了稻田、铺满了大地、填满了夜空。

事实上,最热闹、最繁杂、最响亮的蛙声不是在“稻花香”的时候,而是六七月间,秧苗刚栽下,稻苗还小,水田空间大,而且,这个时候的雨天多,

在雨后的秧田里,常常遍布蛙声,果然是蛙声一片,而真到了“稻花”飞扬的时候,蛙声已经减弱,甚至于青蛙们已经噤声。

黄昏时分的稻田是最有趣的,景观也是最独特的。有一种叫白鹭的鸟,体形修长,身体呈纯白色,水稻栽下去以后,每到黄昏,它们就常常出现在稻田里,将大半个身子露出水稻,轻盈、灵巧,颀长的脖子,一伸一缩,顾盼生辉……最多的时候,几乎遍布了整块稻田,当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,却又一个个不知去向。

曾几何时,因为农田里用农药化肥多,因为打鸟儿的人多,很少有鸟儿光顾农田了,即使有,也是在稻子抽穗以后,前来觅食的麻雀,哪见到过这么多的白鹭鸟儿,白鹭的回归,也证明了生态的向好。不过,邻近几户人家都不太欢迎白鹭,甚至于有些厌恶,他们见我把白鹭鸟儿当宝贝似的,便纷纷跟我诉苦,投诉白鹭的一条条“罪状”,说它们在稻田里嬉戏、“洗澡”,常常踩倒许多稻秧,糟蹋了秧苗,云云。我笑说,它再来时你们就赶吧,尽管赶到我的地里来。

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”,这是古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赞美诗句,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和这样美丽的稻田正是古人们所向往、所追求的,也是今人所希望看到的美好景观,而它就真实出现在我家的稻田里。

听说,去年老家乡镇被命名为“味稻小镇”,我不知道这“味稻”中的味儿都包含哪些内容,肯定有经营者的经营理念,有服务者的服务内容,我想还应该有这稻田里的风情、风景和风味。

紫琅
诗会玉兰
一瓣